



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综述

渠长根, 闻洁璐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红色文化因其特殊的内在价值, 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其重要载体, 既能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也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良好基础, 因此红色文化资源也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为了把握当前学术界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价值和类型四个方面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评述, 探讨未来研究的方向, 提出需要深入开展其理论研究, 系统性地挖掘好、创新性地利用好、科学性地保护好红色文化资源的展望。以期文章对红色文化资源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资源; 分类;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4-0179-09

Research review on red cultural resources

QU Changgen, WEN Jielu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d culture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because of its inherent value.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red cultural resources can not only inherit the fine tradi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spreading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have also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academia. In order to grasp the research status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academic circl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value and types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were collated and commented,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was also discussed. Meanwhile, the outlook of carrying out in-depth theoretical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mining, innovatively using and scientifically protect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was proposed,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 red cultur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review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已遍布革命老区, 从河北西柏坡、山东沂蒙山, 到福建古田、陕西延安, 再到贵州遵义、上海兴业路 76 号和浙江嘉兴。^[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定不移地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承方式, 带给广大党员同志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洗礼, 全国各地也因此掀起了学习、研究红色文化的

热潮。其中,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红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13 年 7 月, 教育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设立了 8 个“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其中设立在井冈山大学的研究中心已于 2015 年创办《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学术集刊, 设立在赣南

收稿日期: 2018-06-19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2-05

基金项目: 浙江省文化厅文化科研项目 (ZW2018019);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 (新苗人才计划) 项目 (2018R406082)

作者简介: 渠长根 (1964—), 男, 河南确山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红色文化与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

① 红色文化资源相较于红色文化、红色资源以及革命文化等概念, 不仅强调了资源的可利用性, 也蕴涵着红色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 并且红色文化资源这一概念在学术界也有着广泛的认同度, 因此本文选以红色文化资源为对象进行研究综述。

师范大学的研究中心也已于2016年创办学术期刊《红色文化学刊》,这都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入研究搭建了稳定且高水平的平台。近年来,随着各专家学者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逐渐深入,学术界也有了不少专题性的研究综述,如某区域内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综述或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研究综述等,但对于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整体性把握的研究综述迄今仍缺少梳理分析。本文就2013年以来国内学术界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进行整体性地梳理、评析。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以及维普资讯三大数据库,以“红色文化资源”^①为关键词检索2003

年到2018年10月发表的相关文献。经检索发现从三大数据库检索获得的文献数目不尽相同,其中,中国知网所涵盖信息最为全面,共检索出1393篇文献。因此,本文仅以中国知网的文献为样本,对红色文化资源研究领域的年度发文情况进行整理,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国内学者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相关研究在2011年后有明显增加,并且呈递增趋势。其中,2003—2010年发文77篇,2011年起发文量明显增多,并在2012年出现小高峰,该年全年发文量为149篇,2013年发文量下降明显,但随后逐年增加,从2013年至2018年10月共计发文1076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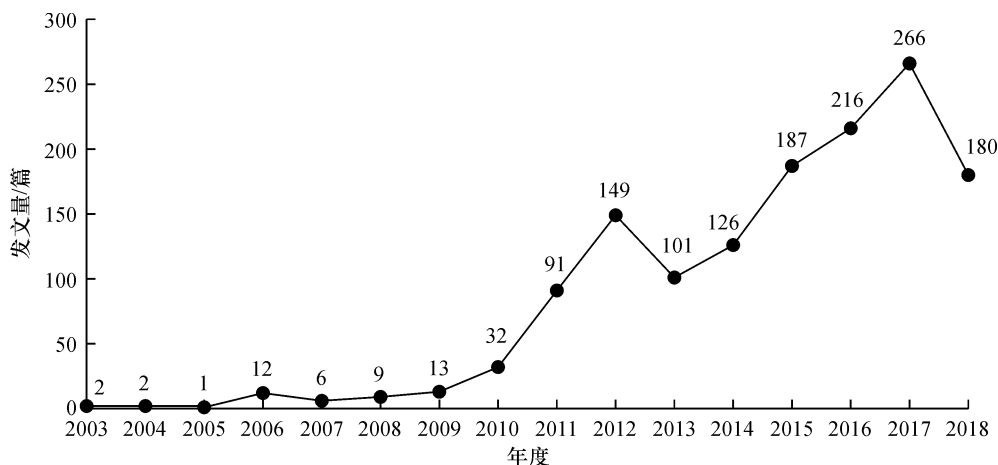


图1 以红色文化资源为关键词检索的发文量统计

笔者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发现目前学术界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红色文化资源内涵、特征、价值和分类四个方面,具体研究情况梳理和分析如下。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红色文化资源是由“红色”、“文化”和“资源”这三个关键词复合而成的概念,并且这三个关键词还可组合成“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等内涵相近的概念。其中红色资源一般是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界定红色文化,强调红色文化的资源可利用性;而红色文化资源除了突出红色文化的资源性,相对于红色资源也更加强调了红色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资源最早是2002年由谭冬发等^[2]提出;红色文化的概念始于2003年刘欣文^[3]发表的论文;而红色文化资源的概念首次提出于2003年彭央华与项波所著的《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思考》^[4]一文。

陈始发等^[5]指出,很难在学术界统一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定义,或在学者间形成对其概念的统一认识,允许有不同的阐释和概括。但是红色文化资源

必须包含三个核心要素:灵魂是革命精神与革命传统;关键点是红色文化与资源,显著特征为原生性和衍生性。肖发生^[6]指出红色文化资源的核心词汇始终是“红色”二字,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遗存,具有资政育人的重要意义。万生更^[7]则认为,红色文化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特定的物质载体和精神指向,比如他提出陕西红色文化资源指的是从陕西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陕西全境解放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革命历史事件、一处处革命遗址遗迹,以及在该期间创作出的红色文艺作品,包括其中所蕴涵的红色传统、红色精神等。周宿峰^[8]指出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是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理论、革命实践、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所组成的,是中国共产党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国内学术界对红色文化资源内涵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是纵观各种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其内涵界定的共性之处,即红色文化资源并不是红色、文化和资源这三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它们的有机整合。“红色”二字指明了红色文化资源的主体和年代,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

所创造的一系列资源;“文化”概念则是指该时期形成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资源”概念则揭示了红色文化具有资源属性,可以被开发利用。这三个方面的相互规定和有机整合,就形成了大众日常了解的红色文化资源,即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后形成的可被人民群众开发利用的物质形态、信息形态、精神形态的历史遗存,如红色文艺作品、红色遗址旧址、革命纲领、红色精神等。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特征

相比于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特征明显,如因其存在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大类而具有样态丰富性,还有可资利用的无限性等。学术界认为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分支,既具有文化资源的共性,亦有着其“红色”二字所体现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具体可从其内涵、分布、地方特色、传承性以及原真性等方面进行梳理。

(一)内涵的丰富性

红色文化资源是一个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系统,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内涵。每一处遗址遗迹、每一件历史文物、每一部红色经典,都深深蕴涵着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理想、爱国精神及其高尚品质。尤其是红色精神,更能说明红色文化资源内涵的丰富性。如,穆华^[9]认为遵义的红色文化内涵就是长征文化,具体体现在人民精神的先进性既能够加强党的建设服务,也能够鼓舞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激励着大家奋发向上。李荣珍^[10]认为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集中表现为红西路军精神,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及对党忠诚、注重团结、严守纪律的革命精神。除此之外,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等革命精神,都是一代代革命先辈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甚至流血牺牲的行为所锤炼出来的高洁品质,其蕴涵着的丰富内涵更值得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新时代的青年们去了解和學習。

(二)分布的广泛性

在我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时期,由于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的原因,我党的革命根据地遍布全国,因此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刘月兰等^[11]指出红色文化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整体广泛、区域集中的特点,比如庆阳已挖掘开发的红色文化资源高达200多处,广泛

分布在各区县。陈志军等^[12]以江西为代表,指出江西省的各个地方都分布着大量的革命遗址,也都较好地保留着各种革命纪念物等,由此可证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类型较为齐全。除了地理上的分布广泛性,随着革命先辈活动足迹的变化,同个地方往往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这表明红色文化资源在时间分布上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三)地方文化的特色性

地方文化是在特定地区内被当地人民群众经年久月创造出的一种文化,是当地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具有鲜明的特点。红色文化资源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且结合了各个地区独特的历史特征和文化遗存等,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如孟祥林^[13]认为保定有着红、绿、古、俗等不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品牌特色,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地方特色鲜明的特征。丁仁祥^[14]指出由于当时的革命斗争条件不尽相同,斗争的地理环境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每个地方的革命历史也是极具当地特色的。由此可见,由于地域的不同,红色文化资源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

(四)精神的传承性

文化资源具有发展规模大、传播范围广等特点,因此普遍都有较强的精神传承性。而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文化积淀深厚,自身也具有较强的传承性。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除了依靠其自身的内涵魅力之外,也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传播方式,摒弃了通过几张图片讲述其蕴含的革命故事这种空洞无趣的“说教”方式,而是更多地利用新媒体传播以及新型体验活动等方式。如,田轶等^[15]指出在2018年狗年春晚期间,《牵妈妈的手》、《为了共产党人的使命》等微视频在微信朋友圈被刷屏,这种新型传播方式使得红色精神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也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从而起到显而易见的宣传教育效果。金民卿^[16]指出红色文化传承的核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承,其可以直接体现在红色实践当中和时代英模身上,并通过开发红色旅游,形成红色影视作品等方式留传下来,对人们产生时代性的和持久性的感召力。丁慧民等^[17]则以小岗村为例,说明红色基地作为红色文化资源中的一类,以革命遗址、革命纪念物为重要依托承载了丰富而伟大的红色精神。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可通过参观和听讲解并重的形式学习、了解更多的革命历史知识,而诸

如此类的爱国教育就是在发挥传承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刘琨^[18]指出红色文化资源中的红色精神具有历时性、共时性以及时代性,一种革命精神的形成会转化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对各个时代的人们都能起到突破时空限制的激励作用。红色精神传承形式多样,除了上述几种形式,还可以通过网页新闻、微博等新媒体的广泛宣传,将一些红色文艺作品在全国展示,而其中所蕴含的红色精神也会广泛传播到全国各地。

(五)物质资源的原真性

原真性和原生态型有一定的区别与联系,从革命遗址层面上说,原生态性指的是没有被雕琢过的,还保留着当年原址原貌。原真性指的是在原貌被破坏的基础上,得到过一定修复和完善的。原真性、原生态性虽然两者有差异,但有着相同的本质,都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是一笔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现存的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的多是原真性,井冈山、西柏坡等革命旧居旧址,湘鄂西、川陕等革命老区等都能体现这一点。刘建平^[19]指出红色文化资源的整治工作要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力争做到最低限度的干预,修旧如旧。一些遗址遗迹的修复也要严格按照“原环境、原结构、原工艺和原材料”的“四原”原则,尽可能保持和回复原油的建筑风格,且原则上不得重建。禹玉环^[20]指出,遵义的红色文化遗产要能够持续利用,保持其原真性十分重要,并提出可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为这些资源建立初始档案。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资源既具有红色、文化以及资源这三者的各自特点,亦有着这三个概念有机结合后的特征。而除了以上几方面学术界认同度比较高的红色文化资源特征之外,丁仁祥^{[14]42-43}提出其具有整体性、过程性、针对性等特征,古松岭^[21]还提出其具有导向性、时代性等特征。

三、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

价值可解释为“正面作用”,指的是事物本身所蕴含的一种内在有用性。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可以说是红色文化资源自身所蕴含着的对社会进步和健康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从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上看,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多种价值,通过查阅和整合学术界关于红色文化资源价值的各类观点,笔者认为可将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大致归类为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其他价值这五类。

(一)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指人们对政治现象做出的价值判断,主要包括政治判断、立场明示、目标聚拢等。红色文化资源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而形成并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等是其重要的政治内涵,有效利用该资源有利于培育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感,并能为促进政治发展提供思想支撑。如,谭佳等^[22]提出红色文化资源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辛岁月里做出的不懈斗争,面对现在各国文化良莠不齐的相互激荡,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弘扬红色精神能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曾庆美^[23]指出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政治价值,它倡导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道德情操,塑造了一代代人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追求。张梅龙^[24]认为红色文化具有使广大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力量,并且依托红色文化资源,能让大家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与决心。从上述学者观点可以看出,有效地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并且大力弘扬红色文化能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达到缓解社会矛盾,促进政治稳定发展的目的,这就是红色文化资源所具有的政治价值。

(二)经济价值

一定的文化总是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而判断某种物质或者精神是否具有经济价值,主要决定于它能否促进经济发展。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经济资源,其蕴含的革命精神能融入当地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从而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进而促进当地社会的整体发展,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其经济价值不容小觑。渠长根^{[25]245-246}指出红色文化资源中的红色旅游和红色文化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保护红色文化资源产生的一系列行为中,必定会切切实实地形成经济活动,产生不容忽视的经济效能,比如勘探勘查红色基地中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用等。魏本权等^[26]在文章中提及沂蒙六姐妹、齐鲁红都等红色品牌正随着红色经济、红色文化产业化而进入大众视野。一些以具有“红色风情”的红色周边产品,如“沂蒙小调”系列食品、拥军布鞋等已经成为当地知名品牌,甚至涉及上百个门类的红色产品,已发展成为当地的特色经济,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石功鹏等^[27]列举大别山等一些革命老区凭借已有的知名度,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并将其推向市场。因此在这些颇具名

声的革命老区产生了依托红色文化资源的新兴文化经济产业,而通过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开发为当地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体现了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

(三)文化价值

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如同甲骨文形式的文化,专业人员会对此进行研究,但不适用于大众普及学习;另一种则相对“活”很多,其有重要的价值,且随着人们不断地挖掘和传承,而形成更多的价值增值,红色文化即属于这二类。红色文化的根本属性是文化,因此首先具备一般的文化价值,如导向、传承价值。王爱华等^[28]指出加强传播红色文化可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张璐等^[29]指出红色文化通过传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以及和平建设时期形成的各种精神,印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纪实。其次红色文化也具有着不同于一般文化的特殊价值。沈成飞等^[30]指出红色文化具有标注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红色文化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并将之与中国实际结合,且其通过传承红色精神而使得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新的时代特色,这都是红色文化区别于一般文化的价值所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31]指出正确把握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能够使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民族文化的光明前景。红色文化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充满民族智慧的文化,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可使人民群众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从而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综上所述,各学者认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不仅仅在于传承红色精神,更是因为红色文化可依托革命遗址、红色精神等重要载体还原历史真相并引导人民群众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判断,从而增强大众文化自信,从而逐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四)教育价值

红色文化资源是优质的、独特的教育资源,能针对性地使教育对象了解历史真相,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张泰城等^[32]认为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我党在长期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优质资源,承载了我党始终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每一处革命遗迹遗址,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段令人动容的烈士事迹等都能折射出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这正是适合对大学生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王开琼^[33]则认为红色文化资源可以从理想信念的导向、崇高道德的培育、健康情感的熏陶以及实践的参与这四个层面出发,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境界,增强其爱国情感。潘伟玲^[34]以陈云纪念馆的“伟人精神进高校”活动为例,提出诸如此类的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依托,进行红色文化体验的项目既贴近当代青年学生的审美情趣,也能让学生们深刻体会到伟人精神带来的正能量。陈俊^[35]提出红色文化资源除了帮助人民群众树立三观,形成健康心理的教育价值之外,还可以通过发挥网络技术发展的正面作用来有效应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综上,红色文化资源因为自身特别的内涵,充满正能量的各种精神以及丰富的教育素材等原因,在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教育方面有其特殊的价值。其价值发挥并不局限于大学生,丰富有趣的红色研学活动也能让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或者企事业单位职员产生文化认同感,从而受到“红色”教育;其价值发挥也不局限于现实世界,不局限于书籍、报刊等传统媒介,而是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的革新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比如红色作品的有声阅读,可以使得教育对象在声情并茂的语境中受到教育,在虚拟化的网络世界里充分受到红色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

(五)其他价值

学术界对红色文化资源价值的探究并未形成统一认识,以上四点是大多学者提出的共性观点,还有些学者有独特的观点。如,谷松岭^[36]还提出红色文化资源具有艺术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观点。杨家余等^[37]提出红色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强军价值,能在军队建设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是附着于各类红色文化资源之上的,需要人民群众去关注它,并正确合理地对其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使其进一步发挥其社会影响和各种价值。

四、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

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存在方式的多种多样导致了其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且可以依据不同标准作不同划分。而目前学术界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将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更合理的分类。比如革命先烈留下的文字材料,在载体上它属于物质,但其真正具有价值则是因为文字材料中所体现出的红色精神,因此这类红色文化资源该如何进行归类,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一)“静态”、“动态”的红色文化资源

曾喜云^[38]将红色文化资源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类型,静态的红色文化成果有红色经典、红色网络等;动态的红色文化活动形式有红歌比赛、红色旅游等。同时,他指出对一种资源归类并不是绝对的,静态的文化成果也会有动态的成分,动态的文化活动形式也有静态的部分,对红色文化资源类型的区分需依据其成分的比重而定。

(二)基于物质、精神两分法下的红色文化资源

学术界针对红色文化资源最基本的分类法就是两分法,即将其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类,之后再再将这两大类进行更为具体的划分。如渠长根在《红色文化概论》^{[25]94}一书中认为红色文化资源有物质和非物质两大类型,在现实中其物化形态具体表现为三大类型:遗址踪迹、历史文物和重要文艺作品,或者也可以从组织机构、场地场所、设施设备、文本文献四种状态来解读。但他同时也指出无论用上述哪一种方式进行区分,各种红色文化资源之间都会有所交叉或重叠。迟海波在《红色文化资源》^[39]一书中,将吉林红色文化资源中的物质部分分为遗址踪迹类红色文化资源、建筑与设施类红色文化资源、重要革命历史文物及重要文艺作品四类。

(三)基于一般、特殊两分法下的红色文化资源

郑敬东^[40]指出长江三峡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有近代革命文化资源和红岩文化资源两大部分。近代革命文化资源是指从辛亥革命到建国前在长江三峡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红色文化资源。而红岩文化特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先烈们创造的伟大业绩。这种一般和特殊的两分法在学术界比较少见,但也不失为一种分类方法。

(四)国家旅游资源分类法下的红色文化资源

除了以上的简单归类,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按

照国家旅游资源分类方法对此进一步的细分。如刘建平^[41]以甘孜州为例将红色文化资源分为遗址遗迹、建筑设施与人文活动三类。此外,张克伟^[42]则将红色文化资源细分为三大主类、八大亚类和十种基本类型,具体分类如表 1。谢庐明^[43]提出红色文化资源可包括三大主类、九大亚类、十二种基本类,与张克伟提出的分类基本相同,但也略有不同之处。如建筑与设施这一主类中,他们将张克伟划分出的景观建筑与附属型建筑这一亚类细分为水工建筑、交通建筑两类,并由此衍生出水井、桥这两种基本类型。

表 1 红色文化资源的三大主类、八大亚类和十种基本类型

三大主类	八大亚类	十种基本类型
遗址遗迹	社会经济文化	历史事件发生地
	活动遗址遗迹	军事遗址与古战场
建筑与设施	综合人文旅游地	文化活动现场
	单体活动场馆	展示演示场馆
	景观建筑与附属型建筑	碑碣(林)
	居住地与社区	名人故居与历史纪念建筑
人文活动	归葬地	陵区陵园
	人事记录	人物事件
	艺术	文学艺术作品

(五)红色文化资源可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分类

张泰城^[44]指出不同研究需要下的红色文化资源分类有所区别,笔者根据其文献将其结论整理,见表 2。并且张泰城^[45]还根据学科需要,依据“以主题分类为主、兼顾学科的原则”将红色文化资源分为 10 个基本大类:红色旧址、红色器物、红色文献、红色人物、红色事件、红色文艺、红色建筑、红色精神、红色研究、红色创作。

表 2 不同研究需要下的红色文化资源分类

研究类型	红色文化资源类型	具体形态
一般的理论研究	物质类	有形的实物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如革命遗迹等
	信息类	以信息形态存在的红色文化资源,如数据、文字等
	精神类	无形的意识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井冈山精神等
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红色旧居旧址类	不可移动的革命历史遗迹,其表现形式为各式各样的建筑或建筑群
	红色器物类	革命战争年代与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活动有关的各种用品用具
	红色文献类	以信息形态存在的记录革命历程和人物活动的书面材料与影像资料等
	红色文学艺术类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所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
	红色纪念建筑类	当年为纪念重大事件和缅怀英烈而建的各类建筑以及革命胜利后所建造的供人们瞻仰凭吊的纪念建筑
	红色意识形态类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除了简单的两分法,即将红色文化资源分为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两类外,学者们大多会按照不同的标准将物质部分再次进行细分,主要细分为建筑、文本、文艺作品等。但是即使如此细分,还是有一些红色文化资源难以进行归类。比如英雄先烈的遗体,在物质具象层面,它是有实体的,但同时它也象征着一种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其所蕴含的精神比单纯的身躯更贴近与红色文化内涵。如果按照人的身体是实物,属于物质层面的话,根据以上文献中对物质层面的细分,依旧难以将其进行具体分类。因此笔者认为可在最后加入一类“其他”,将对分类有争议的红色文化资源归为此类。

五、研究展望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军史馆内,提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此后,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46]我们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这一重要载体,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并且在新时代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牢记历史、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等。在新时代,如何正确定义红色文化资源,如何找准红色文化资源特征研究的新思路,如何发挥好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等问题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一)深入开展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研究

目前,学术界针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很多学者都是针对某一地域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探讨和研究,注重红色文化资源地区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其所具有的民族性。红色文化资源是内涵特别丰富的综合性资源,基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显然也应该是综合性的研究。应该要整体地、多维度地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如可以综合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相关学科,以及社会学、艺术学等交叉学科为其提供学科支持,推进其多层面的研究。

(二)系统开展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方式研究

在开发红色文化资源的实践中,由于无法全面地详细地掌握相关资料,且缺少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往往会导致相关部门认识不到资源之间存在的一致性或相关性,从而造成配套设施不完善的结果。于永芳^[47]对此建议可设立相关层面的管委会,建立红色文化资源大数据库,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同一性质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归类、存档以及挖掘、开发等。笔者认为,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来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研究、开发、管理,有利于红

色文化资源开发效用的最大化。尤其在红色旅游领域,该类机构可将当地的红色精神与自然风光、历史遗迹等串连起来,设计出一条条有特色和内涵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将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发挥到最大程度,从而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

(三)创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形式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意与影响力之间密不可分,绵延红色文化资源生命力的关键在于创新。管仕廷等^[48]提出创新红色文化的表现形式,比如打造红色经典作品,塑造具有亲和力的“红色人物”形象等,这样既能展现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又能符合新时代观众的文化欣赏品位。由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正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产业的兴起对人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针对文化产业的特殊分支——红色文化资源,必须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发挥充分的创造力对其进行整合、利用,从人们的实际需求出发,创新红色文化资源的形式,打造出一批人们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文化精品。

(四)科学开展红色文化资源本真的保护途径研究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对其内涵的把握不到位、甚至曲解、误解,从而导致庸俗化的开发利用情况,比如红色文化产品的过分商业化,红色经典遭恶搞等。因此,吉颖晨^[49]提出要通过加强红色旅游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红色资源管理的体制建设以及红色资源旅游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保护红色资源三个措施来切实保护红色文化资源。钟金贵^[50]提出对待红色文化资源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举,树立科学开发与保护观念,坚决防止急功近利、一哄而上的无序开发和低水平建设。笔者认为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相关部门必须牢牢把握住“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建立相关法律保护体系,最大程度地保护好红色文化的“真实性”,这样才能用最接近真实的载体来还原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用最优秀的载体让所有人看到历史真相,从而产生历史认同感。

六、结 语

总的来说,学术界对红色文化资源概念的争议较大,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对红色文化资源特征的把握不够明确,并没有突出其特征与一般文化特征、与一般资源特征的共性,也没有说明红色文化资源是否具有专属于它的特征;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

学术界对其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的认同度较高,但针对文化价值、历史传承价值、德育价值这几个价值的区分,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而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上,除了简单的二分法外,各学者出于不同需要、利用多种方法对其进行分类,得出了多种分类法。因此,对红色文化资源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可利用不同学科的理论支撑,对其进行多维度的探究。同时也要注意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系统挖掘,创新利用以及科学保护,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与特征,也有助于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渠长根.红色文化学科建设刍议[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7,3(2):1-7.
- [2] 谭冬发,吴小斌.“红色资源”与扶贫开发[J].老区建设,2002(7):44-45.
- [3] 刘欣文.河北“红色文化”研究有新收获[N].中国文化报,2003-10-01(T00).
- [4] 彭央华,项波.利用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思考[J].南方冶金学院学报,2003(6):4-6.
- [5] 陈始发,李立娥,齐耀祖.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的历史考察[J].理论视野,2014(8):82-84.
- [6] 肖发生.多维视角下的红色文化资源[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5(1):19-24.
- [7] 万生更.陕西红色文化资源价值探析[J].理论导刊,2010(4):79-81.
- [8] 周宿峰.红色文化基本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5-17.
- [9] 穆华.遵义红色文化资源与美育之精神内涵相结合的研究[J].新课程:上,2013(7):101.
- [10] 李荣珍.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基本内涵和特点[N].甘肃日报,2012-10-24(10).
- [11] 刘月兰,傅悦.庆阳红色文化资源特点探析[J].陇东学院学报,2016,27(2):7-10.
- [12] 陈志军,黄志繁.江西红色文化产业化发展对策研究[J].老区建设,2013(20):26-27.
- [13] 孟祥林.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保定红色文化发展研究[J].中国名城,2014(4):33-42.
- [14] 丁仁祥.红色文化资源的特性与整合[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6(2):41-47.
- [15] 田轶,陈婕.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策略[J].人民论坛,2018(11):136-137.
- [16] 金民卿.红色文化的精神传承与理想信念的当代建构[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6(1):15-19.
- [17] 丁慧民,张任远.红色基地对当地文化及爱国主义情怀传承影响:以安徽省小岗村为例[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7,3(2):96-104.
- [18] 刘琨.红色文化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5:43-44.
- [19] 刘建平,李双清.论乡规民约与乡村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6):89-93.
- [20] 禹玉环.遵义红色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策略探讨[J].兰台世界,2014(2):95-96.
- [21] 谷松岭.论新时期红色文化意义的拓展及基本特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21):85-88.
- [22] 谭佳,黄平森.建设文化强国视域下的红色文化资源整合[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6,2(1):61-66.
- [23] 曾庆美.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分析:以怀化市为例[J].湘潮(下半月),2012(4):80-82.
- [24] 张梅龙.论红色文化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1):22-26.
- [25] 渠长根.红色文化概论[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
- [26] 魏本权,陈敬.红色资源学视野下的临沂红色文化及其产业开发[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1):15-20.
- [27] 石功鹏,居继清.对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及其利用的思考[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0,30(5):45-46.
- [28] 王爱华,李艳.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与教育功能[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4):15-17.
- [29] 张璐,王小元.试述红色文化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价值[J].党史文苑,2015(10):78-80.
- [30] 沈成飞,连文妹.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J].教学与研究,2018(1):97-104.
- [31] 刘润为.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J].红旗文稿,2017(12):4-7.
- [32] 张泰城,常胜.论红色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途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12):69-71.
- [33] 王开琼.红色文化资源价值与德育功能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6,3(24):219-220.
- [34] 潘伟玲.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探究:以陈云纪念馆“伟人精神进高校”为例[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6(1):52-56.
- [35] 陈俊.网络时代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9):90-92.
- [36] 谷松岭.论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7(1):14-20.
- [37] 杨家余,汪翔.论红色文化的强军价值[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6(2):17-22.
- [38] 曾喜云.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11-13.
- [39] 迟海波.红色文化资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 [40] 郑敬东.长江三峡地区红色文化与抗战文化资源的分类及特色[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2(5):

- 31-34.
- [41] 刘建平,王洪树.四川藏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与开发思路:以甘孜州为例[J].理论观察,2016(1):105-109.
- [42] 张克伟.沂蒙红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14-16.
- [43] 谢庐明,陈建平.赣南红色文化资源分析评价与开发研究[J].党史文苑,2007(20):56-59.
- [44] 张泰城.论红色文化资源[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5,1(1):1-11.
- [45] 张泰城.论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10(4):137-144.
- [46] 周金堂.把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红色基因利用好发扬好传承好[J].党建研究,2017(5):46-48.
- [47] 于永芳.用好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J].群众,2015(5):27-28.
- [48] 管仕廷,宋志鹏.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下的红色文化创新[J].决策与信息,2016(9):69-77.
- [49] 吉颖晨.保护利用红色资源,传承弘扬红色文化[J].北方文学:下旬,2017(7):175.
- [50] 钟金贵.红色文化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研究:以遵义为例[J].黑龙江史志,2013(11):346-348.

(责任编辑:王艳娟)